

我記得……

瀛苑副刊

晚上十點半的水源街，對我來說太早了。

那個時段通常應該窩在淡江戲院裡，吃著加了很多酸菜的魯味，呼嚕呼嚕地任那時光流逝，電影情節早就記不得了，只記得熱騰騰的一袋魯味，裡面有百頁豆腐、海帶，還有身後喋喋不休的觀影者。

筐□螢幕打出了「劇終」的字樣，對我來說太早了。

凌晨十二點多的淡水，徒步往克難坡的方向前進，突然好想台北，不是說好台北是個不夜城的嗎？怎麼我只是離開了沒幾步的距離，全都變了樣。飆車族是狂妄的；一路上的俗仔也是。可惜我聽不懂台語。

溝通，特別是在零晨時分，對我來說太早了。

回到宿舍把燈點亮，我必須同時打開窗，看一下棕櫚樹旁的大鐘是否依舊滴
· 答· 滴· 答。很好，這時候才看到星星，果然是一閃一閃亮晶晶。
。電腦隨後打開，不出意外的話，通常也高唱著「星星堆滿天」，楊乃文的。

洗澡去吧！上網發呆、凝視，對我來說太早了。

把水龍頭轉到極大，極討厭經過陌生的、別人用過的淋浴室。九十度轉角後方，最後一間淋浴室，每次都是這樣。把門鎖上，卸下一切的偽裝，偶爾會開點窗，憂閉恐懼症，以及一個人的生活，啦· 啦· 啦……在心裡哼唱著。

微笑、哭泣、矜持、假裝，對我來說太早了。

「星星堆滿天」重覆二百五十回之後，窗外的星星累了，回家睡覺去。凌晨一點半，無光害、無聽眾，非常寂寞。詭異的電話鈴聲總在不支倒地後作響，每次我的人不同、說話的人也不同，唯一的關聯是，都與我無關。

作夢，夢到晚上十點半的水源街；想念，反覆重來一次。對我來說太早了。